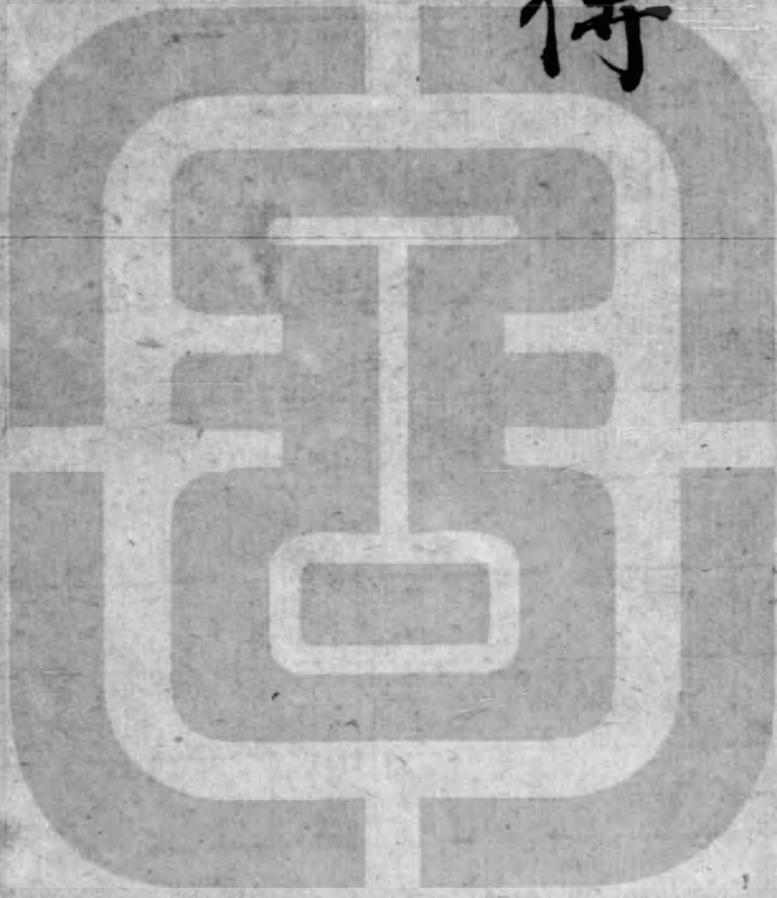


前漢書

十四

列傳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曰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

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

興也曰有娥又有妣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也娥音高嬖音詵而紂之滅也嬖

妣已師古曰妣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興於姦宄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倒戈不爲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妣已頭懸之於小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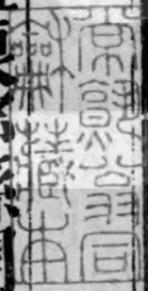
周之興也以姜嫫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嫫有郃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爲周始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犬戎舉僞烽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

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子媯

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張日用文記原方
賢意不協為中
無慮慮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

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仔姪娥俗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字或從女其

音同耳姪音五經反俗音容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

秩百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此得十八日耳太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此得十四日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

更音公衡反其下亦同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

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其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曰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又音甫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
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
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
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
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
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
藥熏耳今諱也瘖不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
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
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泣不下師古曰泣
謂淚也畱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
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
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
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

日共讀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上米反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

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

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為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本牢甚師古曰定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曰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置也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記瞻云前所立者自
呂后時已幽死此云
少帝恒山即恒山王
一人呂祿女亦並誅
故云獨置孝惠皇
后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臣其國為郡而當得天下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曰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永曰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巨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曰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迺宵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募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脫免也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言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甘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尊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日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為共侯

師古曰共讀曰恭

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

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

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

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

平陽主謳者

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

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

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

師古曰侍諸侍也侍音丈紀反

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

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此膳云按長廊有
富而周迴者曰軒
此軒中蓋屋也宜
有上方宴飲時上
車更衣者于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尚王也時於軒中侍帝體上衣裳

軒中得

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師古曰謂摩循之

強飯勉之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謂摩循之

強飯勉之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襁褓中皆

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

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

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瘞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

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下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

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不希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此膳云何不用鈞弋
乃使倡祈廟于漢
大臣宜學至此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媼見帝師古曰媼謂不嚴飾

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與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歔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續曰悅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且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且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戀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且后禮葬焉其後上且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

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嫿兮師古曰嫿美也連娟嬌弱也嫿音互嫿音一全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也泯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師古曰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

芳香亦喻夫人也潛音千感反淚音辰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幼也相羊翺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葢以俟風兮芳雜

此瞻云新宮即後
惟帳也

襲以彌章

李奇曰疾音敷孟康曰發音緩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蕊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虜愈莊

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感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

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

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首灼曰包藏也

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接狎之驩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衣裘回以躊躇

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躊合韻音丈預反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

師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為喻

故言西征

寢淫敞菟寂兮無音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絕也怛悼也

音丁曷反亂曰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嫉如鬪葺將安程

分

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弟

子增欷洿沫悵兮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

嚮不虛應

字從午未之未也

亦云已公

師古曰謂讀曰響響之隨聲必今涕泣從自己耳夫人不知之

嫫媻大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

被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面省瘦曰嫫媻猶媻媻也師古曰媻音在

當有應而是虛其應嫫媻不言倚所持兮

哀愴之意也劉音劉慄音栗

仁者不誓

豈約親兮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去彼昭昭沈冥冥

今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

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鳴呼哀哉想魂靈兮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

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

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

大有寵元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

大有寵元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元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元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

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鈞弋健仔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西今十俗人呼為女陵後上

疾病乃立鈞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健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

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欲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

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亮亮反蓋主私近子客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丁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

肥膳云詔使侍主

以燕王旦得為請

爵此此霍光不與

失之也

居后所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
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及桀欲安官師古曰外人師古曰不由光執正皆不聽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入馬一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

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也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

患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康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王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

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家東東去夏侯勝家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

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此塘云觀唐昌邑王時后亦明智夙成位昭帝也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巨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附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巨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呂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廣功亦涿郡之縣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功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細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當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名也在中山盧奴東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在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守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

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秦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

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呂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呂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

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輦呂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外搜索罪

人也索音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引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山客反 師古曰殿中廬禁所止宿廬舍在 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廣

漢坐論為鬼薪掖庭後為暴室齊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呂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臨

當人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也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瞻晉灼曰儀同也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既立

霍光吕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吕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吕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毒謂除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藥共雜治

毒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禱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九呂欽皇后晉灼曰大九今澤蘭九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冬冬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垂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効不道顯恐事急即呂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

南園旁置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呂延壽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偽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巨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

師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丁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許堪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悞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呂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壘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
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臨田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呂功伐封侯居位宣帝目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王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入後宮稍進為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
音戶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
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師古曰幾
音巨依反於且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
瑩兆而別為

墳王后陵次宣帝
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
讀曰質惟邛成共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西川忠鳳堂
氏國周南甫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泰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六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悲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呂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呂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呂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此瞻云按元后傳云漢天封太后妙子淳于長為定法侯凡十人則師古注中後說是也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言吏職自察師古曰察古累字也

音力賜黃金二百斤巨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糲房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汗同曠空也尸上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巨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寧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自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始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巨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巨詔書矣師古曰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勝師古曰宮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巨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

也音于高反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此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若謂如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明言其初始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

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故時酒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宜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出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眾

多不可勝言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

唯陛下深察焉師古曰言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曰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

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諸侯

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襄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言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

嚮皆嚮中國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猶言

非也塞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巨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皆明也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並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巳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婁深師古曰浸婁也婁古婁字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曰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忽忘也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形音弋中反祖巳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傳即飭

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制謂書之於制板也制音于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過也枉也枉音曲也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巨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

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與音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注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諸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循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亂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不可踰姑也慈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養名顯行巨息眾師古曰巨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諛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昭臺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長定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

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謾

感亂也謾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

道廢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

之頃也師古曰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管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

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不誦詩及窈窕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

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隆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

同寢也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

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臣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宜也如其無

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上許焉婕

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厚也揚光烈之翕赫今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繫息兮申佩離且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批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褻閨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一女也女妻

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謂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

今仍纒祿而離災服虔曰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土林中仍類志離遭也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掩莫而昧幽師古曰昧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

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酒音灑又所寄反歸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

今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巨

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關也音工熒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

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萋音妻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窗也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絲兮統素聲師古曰統素聲惟裳羅綺也綵絲衣聲也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覲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也

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師古曰酒行疾如也

今高明處主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都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甲后也至成帝

崩健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師古曰日本宮人以賜賜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日本宮人以賜賜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呂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漆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稍即髹髹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髹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紅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頗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師古曰頗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傳綉鞞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鄉音讀白附綉古誇字也鞞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謹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

此據三衛史中丞在殿
中與之室周禮六年字
建邦之字刑以治其官
以凡官之糾禁鄭氏
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
官中丞時亦史中丞而
字址用其印封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徧滅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

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綿厚繒

曰乳產也音而且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綿厚繒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耳勝耳綿音人笑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滅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包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肯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今於肯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作捰其音同耳武曰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一枚赫蹏書孟康曰蹏蹏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個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縛之縊鄭氏曰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自縊也師古曰縊殺也音居此反

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武畱止也

一歲再三召畱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裏子

師古曰裏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二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宮中來

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受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

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

懟以手自擣

師古曰懟怒也擣築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

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呂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廉也音廉

美人曰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後更開戶噓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

師古曰嬪嬪音麗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師古曰言木大斂也

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天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曰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曰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

師古曰屬首之欲反

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

師古曰姓吾丘名遵

掖庭丞吏曰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

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及當止不敢言也

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體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稟騎將軍貪

耆錢不足計事

師古曰耆讀曰嗜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

師古曰更音上之對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已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巨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

羣下寒心非所巨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巨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

同下亦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道遂循固讓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巨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巨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巨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

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廼欲致位陛下巨安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巨安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廼反覆校省內暴露

室者也

援音爰

師古曰演廣也

師古曰善反

師古曰善反

師古曰善反

師古曰善反

師古曰善反

師古曰善反

此瞻云但當申明
數注以王身之初
匡衡身 身許
已定後趙氏已稱
太后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
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

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巨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巨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扶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謀
古數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巨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
首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
恩謂衡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待帷幄姊弟專寵錮寢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巨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
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
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闕
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
反養音代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向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
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
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師古曰鏤
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爲僖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酌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僖仔及馮

僖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呂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呂印綬在僖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呂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闔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

師古曰王父謂祖也

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太后為皇太后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淳曰廟之前曰殿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子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傅以一二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亾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

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

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

師古

累也

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戶火出炎四五丈

師古曰炎音代瞻反

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辭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師古曰以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壙中也

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於左師古曰坐音材卦反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攀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此解三解標而解也師古音解非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肯病孟康曰炎肯之肯謂妖病也服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各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

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幾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暨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暨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刻治謂箴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

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微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

此勝云平帝初立但置張由史本因世後宜所當已及考王后中山王后之葬蓋以王氏自鳳居野王區

此勝云亦有然故也彼宜所候半帝時在若若若山深罪止或滅之不能一則後矣

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

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顛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艾也以帝為成帝後

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且歷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此曉云德了傅者夫后之意假以顯國者權者莽之私其法莽不情一字蓋堅太后委仗書與衛氏而考于遂在莽服莽子之內無所忘矣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傅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譖位號師古曰諄遠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其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侮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期其唯衛后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小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綴積

之若人之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恭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類而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嫕靜也音烏計反白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恭自謂

上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孫建世子豫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曰

曰豫飾也音丈又音象曰豫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遂不復彊也及漢丘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師古曰匪不同之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絲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

與由窮富貴而不矜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烏喙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終

禹川中鳳圖
氏圖南南

漢書九十七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鏡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師古曰齊齊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曰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齊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師古曰二千石者秦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此瞻日獨提王莽
起筆力高以本后
崩後十年漢兵誅
莽為全傳首尾同
鍵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上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

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主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主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曰妒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

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御卽曰爲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夜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

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曰爲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曰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

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師古曰諒闇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

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左凡事皆不自專也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曰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行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

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

師古曰見顯示

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

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

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曰

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

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

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曰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曰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母召見上輒辟

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

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配膳云音程風人情也袖三以逐而不貪固相之寵則庶乎君子矣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呂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呂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曰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

臣呂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繼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曰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

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

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已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師古曰救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音子齊之於若則又林賦天子君不控也之我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揖同濯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上八統揖權人為越歌也輯為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其與圖云在未大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竝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師古曰寢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常

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

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呂爲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呂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此曉云楊宣之言
國屬婦人之化也
使衣帝不佳者賢
倉粹之際王氏無以
垂時竊柄則每一
二人以毀宋宮何嘗
非厚道哉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呂自代上亦呂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呂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師古曰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其音居川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推親近吏主簿張業呂為尚書蔽上壅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至親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呂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呂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呂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曰承天序聖策深遠恩

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自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自避丁傳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

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

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

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

馬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

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

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

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

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

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

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

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

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繭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

謂緣水邊夏遊御宿鄠杜之間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

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

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

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

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芻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颯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卽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託之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曰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此禮云協于新室
交代之際宜字義行
宗廟日避廟中作
協於新室按此黃氏麻
沙率所載是宋景文
公卒於仁宗時遠定
宜為七卷之主安得
見避廟監本即姑在
此說可見宋本固有
与予立同者矣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
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莽因曰此詩德
之臣也師古曰詩非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
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壁如壁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其具之祥師古曰其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
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比紱以當順天心光于
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師古曰墮毀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

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

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

罪於汝無所過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

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

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

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

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首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巨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為侯

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巨興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

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巨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巨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

愈謙散輿馬衣裳振施賓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師古曰激意動也慙愧也莽兄

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

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偏也諸生縱觀長老嘆

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

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此意必寐反數音所為私買侍婢

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白莽聞此兒種宜

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曰巨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

姊子淳于長巨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其在右也莽陰求其罪

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忠直語在長傳根因

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

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巨為掾史賞賜邑錢悉巨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

者巨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

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

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巨著朕之不能奉順先

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

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曰子貴
 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
 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旁音材卧反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已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哀
 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
 閔焉其已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位特進給事中
 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
 從所以從所以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
 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

為庶人上曰曰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

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獲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

上書寬訟莽者曰百救師古曰言其合管明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曰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曰

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割痕也瘕音下恩反美玉

可曰滅瘢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劔鼻也師古曰瑒字本作瑒從玉疑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瑒瑒字耳

也音錄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值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曰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

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

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

此語云莽執敢不
為永帝置後而以
若平上注成帝居
於斯時無能折好
臣之萌者無怪其
至於攝位即真庶
漢為新也

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眾心收
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太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
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
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
救同救整也太后
所信愛也莽曰巨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
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
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
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師古曰說
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
蓋而引致之今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
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

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巨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人

后今已不得肆意師古曰
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

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
之誤感朝廷也後白巨官婢楊寄私子

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巨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
比類也

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
力勉力

今日私恩逾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

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
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巨脅持上下

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

蔡師古曰蔡或作
憐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巨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

方師古曰外小稟厲之
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
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此語云安後謂國家
少安之後師古注恐非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

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

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

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

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曰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

明也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公及雉

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

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

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曰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

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

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

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

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

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

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曰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

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

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

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曰光為太師與四輔之

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

功德茂著益封萬戶曰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

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其養曰安宗廟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

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曰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

賜第二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

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此略之內使上日厚
公下而舍人皆如附著
為利乃後益指空
使四海皆頌慕也

此略云上帝宗廟
謂奉尊元帝廟
為高宗以諱感去后
下施恩澤以昭自言
願須家洽非空言也

讓朝所宜章曰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
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
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曰召陵新
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封功如

蕭相國呂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曰故蕭相國甲第
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
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
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曰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

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
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
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曰聽
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妻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人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呂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于

後及高祖呂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
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
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
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風奏言行者吏呂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

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
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

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曰安躬體而育養皇帝
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曰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曰
來非封爵乃曰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
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曰知其稱

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

與人主伴矣莽欲曰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曰視天下師古曰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

膳誠非所曰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

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

嘉禾休徵同時竝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

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簡也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

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也音城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曰孔子見

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

綏故國奢則視之曰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

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

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

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曰白太后遣

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曰時食肉

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

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

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曰誑耀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曰女配帝為皇后曰固其

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勝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

女之義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

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

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林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曰為至

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曰上守闕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請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

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曰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

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曰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

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

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

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

也信鄉侯修上言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兌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

也信鄉侯修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修音從冬安漢公國未稱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曰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曰新野田二萬五千六

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曰配至尊復聽眾

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曰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

讓受四千萬而曰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

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

三千萬莽復曰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

漢書卷之九

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尊奏稱恭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師古曰東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

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

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師古曰拂違也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

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

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

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

立其師古曰解周公誅管蔡季子師古曰解公之謂矣是曰孝成皇帝命公

大司馬委呂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師古曰欲

今丁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之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

音才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

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如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

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

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僻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

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誅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

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遂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賴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萃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

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呂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

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諳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

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

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干反

日厭音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一涉反

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

谷先生蘇秦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畧師古曰還

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

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釐讀曰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

社稷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

書各繇謨之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比且戶周公為比師古曰

辭也括智也音必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句胥不受存楚之

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及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

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師古曰孔子曰能且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解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

在董仲舒傳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

為身皇后之尊伴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

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

嗣書曰虞舜典之辭曰舜自讓德薄不足曰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且至于今疊疊翼翼

日新其德師古曰疊疊勉也翼翼敬也疊音武匪反增修雅素且命下國後儉隆約且矯世俗

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且帥羣下彌躬執平且逮公卿師古曰彌

教子尊學且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

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

已物物叩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叩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叩音牛向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

闕音空穴反

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

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已紆楚國之臣振貧窮收贍

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已紆楚國之公之謂矣開門延

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衆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親見牧守

臣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師古曰夙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臣事一人

讀曰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

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類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

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

而公包其終始一臣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臣貫之謂忠恕是臣二

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臣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

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初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

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

巨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

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遴師古曰遴與公同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

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臣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疆祿

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

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

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

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

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

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管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

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備青戎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

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

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

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

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檢局

也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師古曰解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巨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

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封父之籛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籛弱大弓名也半野曰璜父讀祝宗卜史師古曰太視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

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器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命周公以封伯禽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叩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當當其言也報當加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奮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呂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巨辭功君知

臣巨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

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巨為

國也臣愚巨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

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

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

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

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師古曰救備也遜與公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巨此為法之始

天下幸甚太后巨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

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及幾音巨依反今帝巨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

後宜明一統之義巨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

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

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巨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

怪巨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焉其名

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

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

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子何巨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巨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

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

師古曰元帝女弟也

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已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

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

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已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已教授

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已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

也四年春郊祀高祖已配天宗祀孝文皇帝已配上帝四月丁未

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

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

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

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

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

鞞

師古曰此鞞印之紐也

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

七百萬合為一萬萬已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

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已直功

師古曰直當也

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

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

師古曰眠古視字

將當遂行其

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

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

師古曰召讀邪

皆止於公公欲自損已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已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已尊

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尸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其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師古曰亟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臣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臣為宰衡官已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

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鞅如相國

師古曰鞅亦謂組也朕親臨授

焉莽乃復已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

師古曰太后之長御

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

退雖文王卻虞芮何已加

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

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

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

衡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

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

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

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自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

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籍所作大篆書也權音直教反

通知其意者皆詣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

和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

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曰八月載生

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

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賜已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駟馬二大國王之乘車也駟馬二

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

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已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一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已外屬

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已治

民作樂已宜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轅師古曰轅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

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

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節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子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已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

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

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已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

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當被曉又遺忘也

無益之辜所已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

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

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

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已傳示天

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謂音居竟反

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

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

已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

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

告已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

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

聽公制作畢成羣公已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

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

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師古曰雍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

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之德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

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師古曰謂異時而與如合符者也謹

已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官於今者爲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

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已彌亂

發姦師古曰彌讀日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

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

此曉云滿勳九錫
文合殊奏以此策
爲之

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
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
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
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
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
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眾乃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靈臺書之
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小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城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
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考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
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

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曰助祭其文武之職師古曰共乃讀曰供
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
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韞謂蔽膝也或謂韞韞音弗韞音韞瑒瑒瑒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音蕩瑒音布孔反必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為頭飾也出履一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馬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亦同左建朱鉞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
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也師古曰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向中樽也音攸又音羊九反圭瓚一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
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朱戶納陛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丁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音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
故無取云

卜史官皆置齋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曰楚王

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

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人有門衛出

有騎士所曰重國也奏可其秋莽巨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

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也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

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

太平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曰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

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

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

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且時處業置屬

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

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

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

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且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

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

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巨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

此瞻云通梁漢道者即莽所為願前說也第不當莽舉在宜度三州者身到奉世盡非之文保

此語云居攝之請
漢於平帝當陽
之是則帝雖易
而帝年被疾其見
應於莽無不疑者

此語云雖曰欺偽
然且為君服表三
年帝元始後嘗議
行之矣

此語曰至此遂明
目張膽托孤兒宜
攝之况而存之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

為九謹呂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呂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

犯者徙之西海徙者呂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

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載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師古曰

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望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誤也

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

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

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呂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滕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呂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

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

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呂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薨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薨音許上圓下方有丹書

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羣公呂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

攝呂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呂統理之君年幼稚必

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

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朕呂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

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也也幾音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

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呂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類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昭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

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

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采地也呂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

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

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列舉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

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

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其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爽之篇也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師古曰不悅周公用君爽以告之爽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

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

失其命也共說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

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

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謂展此下亦同

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麤未除師古曰纘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

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視之辭也成王加元

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

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

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

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

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其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

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曰皇帝之詔稱制曰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

此據云創舉大
義者長沙之法
卒歸春陵天命
之矣

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
禮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
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
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
月已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呂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
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
吾師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
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
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賴蒙
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

朝統政發號施令動已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
王侯南面之孤計已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

為人所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已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
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願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

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
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

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攷同凡已為天
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為音下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眾

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垂也與兵動眾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

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宗孽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同時斷

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反

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而豬其宮室巨為汗池納垢

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汗下也汗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

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如音人廢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譚以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戶為

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

則拂其頸師古曰拂反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

牆師古曰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巨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

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

始師古曰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鑿也豬崇宮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巨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

夫議巨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

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

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巨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

為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鬪不如巧

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

皆汗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巨莽權輕也宜尊重巨填海

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

廢厨長丞中庶子虎賁巨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
 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都步兵將軍建皆為
 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
 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
 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郎建各三千戶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
 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
 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
 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
 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下楊王之下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
 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其讀作供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係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曰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

鴻等起兵邑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邑

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

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上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

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

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

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

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悅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
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
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
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
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
各曰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
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曰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曰為郡
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
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弱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
滅繼絕曰永世是曰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

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

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

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殷爵二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臣請諸將帥

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曰羌為號槐

里曰武為號翟義曰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

載近者當世或曰文封或曰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

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

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

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
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

此語之自古楷好
貪位奪情自王著
既前朝器弄正趙
法師之流不知曹引
為戒否

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
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呂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
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今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
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已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
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已與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
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已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已殷有翼翼之
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儆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圉圉空虛今
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
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已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

公居攝踐祚將已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
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已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
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可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止吾止也辭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為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莽修行政教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此其所已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已
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
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
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

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其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

王為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細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已

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

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

殺故云然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巨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

後悖虐復曰示公義焉服虔曰不吝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

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二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

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

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

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恭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

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

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誠實也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口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

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

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眠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

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書之所

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侯之長也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者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巳解在上衛康叔名

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巳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

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呂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呂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

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

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臣視即真之漸矣

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

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

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

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

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刑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

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曰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嬪師古曰嬪古禪字音有神命使漢神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

書曰予呂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

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於

建除之次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

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呂十二月朔癸酉為建

國元年正月之朔呂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

記禮曰莽欲即真亦何
考事此蓋亂賊之尤都
晚者後又求與盛以實
之政聖欲善與等列
腹心先敗不待於地皇
曰年蓋志王涉之謀也

化曆云魏晉家景初元
年改甲建丑二月為正此元
三年如子芳嗣改元正此
改建寅二月為正雖家
近日在正月者詳其以莽
帝自代漢得地統中卷

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魏山屯鳳臺
氏康南開甫

前漢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鞞師古曰鞞謂璽之組音弗上太

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莽為

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成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首呼

反廣迺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封字子六人千

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

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

永為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

曰其曰平原安德潔陰扇重丘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潔音它合反扇音與隔同地方百里為

及古蜀 疑

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
呂事其祖宗永呂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呂孝平皇后為定安
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音虛歔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
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
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
拜呂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
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
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
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丞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
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
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為更始將軍廣新公
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

此句敘莽致敬
制作提

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
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
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呂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
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曰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
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今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呂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眾物生於東方故
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曰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
也故考景熒惑司折南獄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折折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
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赤煒頌平考聲曰律晉灼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宜平也師古曰與音於六反
六為律律有形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

安也歌罰常陽陽早也師古曰艾讀曰又

白煒象平考量曰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音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

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音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

將玄煒和平考星巨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音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履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

值斗杓所指以建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

使主威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曰豐年穀師古曰欽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鄭代反

日德元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音灼也來音鄭代反

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瑞屬焉師古曰左古脈字

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曰

繩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責以其物也音灼曰中央為四季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地里

平治水土掌名山川眾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曰其職如典誥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師古曰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師古曰若順也位皆孤

卿更各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

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曰龔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

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

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

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

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

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

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蔽冕各有差品師古曰此蔽謂衣裳之蔽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曰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

爾司于五事母隱尤母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明虛美也言勿隱吾道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

厥中師古曰於戲勗哉曰鳥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

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日非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

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

任也音王男曰睦女曰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鞞師古曰鞞亦印之組次下並同令

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

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

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

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陶

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為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梁伯益之

後故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

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言加新公今此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謂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

也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

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服虔曰恪夏姓

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妣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呂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

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

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祇報況師古曰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鳥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呂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反自承黃虞之後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

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

帝曰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

人皆配食郊祀黃帝曰配天黃后曰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後也曰新都侯東弟

為大禘歲時曰祀師古曰禘祀也立此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

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答辭善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

于秩宗皆曰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

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曰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

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

守皆曰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

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鄒等師古曰鄒音許驂反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

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

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券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

作者曰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曰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漢氏初祖唐帝

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

靈惟思衷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曰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曰秋

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

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院

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所曰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曰

故作金刀之利幾師古曰幾讀曰冀然自孔子作春秋已為後王法

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

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

呂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

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五或用金或用桃著華帶佩之今有五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

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

頭難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史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

龍庶疫剛揮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罔伏化茲靈之既正既直既孤既方

庶疫剛揮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博謀卿士僉曰天

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已為佩除刀錢勿已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

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快

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

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

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

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

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

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已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

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

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已自供奉罷民力已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

廢井田是已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已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

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制於民臣顛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諱人倫師古曰諱亂也繆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師古曰老經稱孔子曰天地書曰予則奴戮女

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必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曰者以為幣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

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罷音疲癘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音工衛反

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已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

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置也音于故反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時則有嘉禾之

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

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

裔師古曰魍魎山神也魍老物精也魍音螭魎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

安漢五銖錢已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已五銖

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

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

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

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

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

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

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已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

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

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一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

於黃支孟康曰縣也莽改也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

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曰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

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曰丹

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曰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

曰三能文馬服虔曰三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編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曰鐵契四曰石龜五曰虞符六曰文圭七曰玄印八曰茂陵石

書九曰玄龍石十曰神井十一曰大神石十二曰銅符帛圖申命

之瑞寢曰顯著師古曰寢漸也至于十二曰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

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曰承塞天命克

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曰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

直用故是日天復決其曰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龜是日自

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師古曰績者會

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盱音許十反績音胡內反

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

色曰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色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也音之

欲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

高帝承天命曰國傳新皇帝明日宗伯忠孝侯劉宏曰聞乃召公

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

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

氏之德也卯劉姓所曰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

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

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目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齋齋在左右之不

得從意師古曰齋齋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

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

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類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

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呂下及

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

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

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六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鷲鳥雉屬即鷲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鷲音龍每一將各置左右前

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

大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

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師古曰踰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為

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

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

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曰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

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巨下中城

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

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

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

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

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已待暴客師古曰暴客謂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夜也暴客謂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

音能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

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監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

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音九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

王嘉曰羊頭之院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

壺

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扼謂據險阨而捶擊也捶音之蔡反命堂威侯王奇曰有龍之

險東當鄭衛師古曰有看山也龍龍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龍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

威于左師古曰此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

狄師古曰汧隴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隴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

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

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道中呼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讀曰促師古曰趣奔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職在掌寇故云治者

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二年二

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八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

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二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犧和置

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

奴單于求故壘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祖欽也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

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紹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

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

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

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實於王氏廟中

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

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

師古曰並解於上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費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與至犯

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已為漢高皇帝
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塔也皆不宜復入其
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大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
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戶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
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首尺
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曰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
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言
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
姓曰王唯國師呂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
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
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五行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
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惟讀曰恭

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師古曰稽音剛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

忍呂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先安反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呂為十五立

稽侯師古曰孫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攀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琴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

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呂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

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呂軍興法從

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呂錢

幣訖不行師古曰復下書曰民已食為命已貨為資是已八政已食

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師古曰儻送也一曰貨也音于就反輕重

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

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

鑄錢五家坐之没人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已副符傳師古曰舊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尉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尉行道飲食處傳置驛

之舍也音何公卿皆持已入宮殿門欲已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

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曰莽曰此開姦

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

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

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

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躡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

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宰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

符命莽遂據已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師古曰拂讀曰與賣

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

也伯長也陝音武丹反已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

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

室主為尋之妻莽已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已懼下因是發

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此語云諸人主攝止不
能得之去后故信附莽
遂化一時利令身實
甘為莽北面不知大樣
既盡入莽手諸人安能
禁其篡奪一胡陳同

遂自相屠主為叛賊
長為惡鬼此不能正何
理有法哉

威侯蔡蔡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闕將軍堂
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呂下
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人視之曰此一太子也
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蔡于幽州放
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殛舜之罰共工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
爲人侈口蹙頤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頤頤也蹙音其月反頤音初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巨鼈裝衣師古曰鼈之強曲者曰鼈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鼈音力之反字或作發音義同
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
呂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
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師古曰屏面卽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呂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
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

令儀法呂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

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

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

呂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呂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

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

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遂並

等填名都師古曰遂音錄填音音竹刀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貨高反其字從手

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

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

誠欲呂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獨良民

師古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安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安以法枉良人爲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毒蠱並

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蓋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已來敢犯

此者輒捕繫呂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

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

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

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寢漸也悸音葵季反莽曰昔齊太公呂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

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呂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臣

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呂大夫呂故

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永博士袁聖為阿輔京

兆尹王嘉為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

李充為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

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

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

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

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

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

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

稱其一二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貢河決魏郡泛清河呂東數

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

呂視諸蠻夷師古曰視音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

中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按索城中名曰橫按師古曰索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呂不

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呂美風俗

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並詩國解於上

十五抃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幽魯凡十五國也一日周南召南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幽魯是為十五國抃音普胡反

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獲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

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

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

亦如之其呂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

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貢千有八百附城之

數亦如之呂侯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

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

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

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

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呂為任十有

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

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

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呂顯

仁賢也九族和睦所呂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

將章黜陟呂明好惡安元元焉呂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

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

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

民之心可呂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

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

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

曰兩雨而降殺音所例反

至於一成

如淳曰十五里為成

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

師古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

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

數亦如之呂侯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

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

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

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

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呂為任十有

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

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呂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

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

王之名也音下其反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

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

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

今猥被呂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被加也音必義反和應也

音胡臥反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

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

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

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胃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城虜知殄滅在于漏

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

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

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

呂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

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呂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呂言明試呂功

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

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西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取萬物生之

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師古曰調音徒鈞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

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呂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師古曰調音徒鈞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

帛四十五萬匹輪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

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曰新為心後又改

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

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

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曰特進就朝位

同風侯遂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

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

不欽奉曰始建國八年歲經星紀孟康曰經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經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

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曰名聞請其罪是

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

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

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曰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

使之上非所曰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曰

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

見是歲曰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

月赦天下莽曰予曰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精乾肉

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備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精音備以過母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予之南

巡過不須供費也必躬載耨每縣則薊曰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薊耘去草也耨音奴予之

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獲曰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

粟曰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

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曰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謹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

此瞻云弄至所宜行
橫授五日况宜出行
若里非皆虛為學
以見墜典無而不舉
又借目下之言較行
仍言天鳳七年當
上下相家蓋章章
俗而乃有是蔽之甚
私善其術者此有
此五代所以多劫也

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
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闕大服呂安聖體師古曰闕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
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
牧兆民欲呂稱予繇此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呂天
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
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
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呂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
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呂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
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

不遜

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

戊曹士收繫僕

列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太傅道或曹士士

名也師古曰應說是

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

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呂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

士呂馬筆擊亭長

師古曰筆筆也音止繁反

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

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呂謝國將哀章頗不

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常保親屬在西

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中木師古曰中古草字海瀕尤甚

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

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

雨雹殺牛羊莽呂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

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

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

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

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

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成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音遂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

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曰亭為名者三百六十曰應符命文也緣

邊又置竟尉曰男為之師古曰竟音日境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云

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

六州眾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郡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

近郡有鄆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

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

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文教奮武

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

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

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上表各曰其方為

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畱大尹太尉其曰益歲 曰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圍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

陽曰雍丘曰東付陳定陳定故 梁郡曰封丘曰東付治亭治亭故

東郡曰陳畱曰西付祈隧祈隧 故滎陽陳畱已無復有郡矣大尹

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 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

子為六旬首冠曰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冠音工昏曰戊寅之旬為忌日

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

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

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

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

此瞻云州長準周
官与前州牧準實
善者不同劉奉世
為衍州字者誤也
下文亦稱六州

邊郡無呂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呂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蠶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呂橫行莽壯其言呂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馬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一卑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詵左遷司命呂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相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

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呂他臯繫獄欽曰是欲呂我為說於匈

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殺師古曰願與專莽選儒生能顛對者師古曰願與專

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

掘單于知慕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

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青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

能詘遂致命而還之人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

意呂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

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

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

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賅

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已

得漢政故務自操眾事師古曰操事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自決成孰乃以付吏吏苟免罪吏民上封事書

責而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

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已師古曰質正也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

曰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也潔散也微也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

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

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

向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

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

為盜賊在者少也邯鄲已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

孫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

廉丹為寧始將軍三月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

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

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

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

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災異之變各有云為

天地動威已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已助予者也使諸

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

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已下一月之

祿十縷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師古曰縷音子公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

院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已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

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

六斛稍已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師古曰恭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

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

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王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

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饗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

害呂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

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

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

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

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

大司徒保樂卿典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

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所隊後隊中部洎

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龔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曰十率

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曰太官膳羞

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

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

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曰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雍遣大司空王

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曰為河圖所謂曰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

同鎮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

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

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曰日食免武建伯嚴尤

為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

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

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

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

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

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

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舊遂久仇牛同亭邪豆

之屬反畔已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舊旁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

苟施一切之政燹道已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師古曰毆讀與驅同費已

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警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人警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

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

可厚非復呂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剝剝之師古曰剝剝也音呂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臧音徒各反呂竹筵導其脉知所

終始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云可已治病師古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

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

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

在後也將焉者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

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剝胡子師古曰剝音子小反何封為集

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遠師古曰

旬反字或從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

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其封林為建德侯遠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師古曰朝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

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

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呂來九年于茲廼今定矣

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士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

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曰

班授之師古曰欽敬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謂發取之
音徒鈞反次下亦同
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

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遠師古曰遠讀與各同託呂地理未定

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

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又一切調上公呂下諸

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二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呂

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茲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

六尉六隊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

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

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呂酤酒買兵弩

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

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呂給貢

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錮姦吏因呂愁民窮悉起為盜

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

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

呂五石銅為之李奇曰呂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鑄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

寸欲呂厭勝眾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呂大

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楊之民率依

阻山澤呂漁采為業師古曰謂捕魚也采謂採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土戴反闕其租賦師古曰闕音土戴反幾可呂解釋安集師古曰幾音土戴反

日幾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呂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

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呂來諸軍吏及緣邊

吏大夫呂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

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

婢告其主幾呂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

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二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文穎曰社福祚

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滅薄冰亦呂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三曰

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

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

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

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

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呂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

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呂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

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呂絕口事發覺莽使中

常侍薨憚責問妨師古曰薨音帶又音徒蓋反并呂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以馬左蒼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呂驕仁

廼呂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

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呂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

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呂為曲

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亦

眉力子都樊崇等呂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

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

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

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處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

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山也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矣復

巨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巨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食哉欲巨誑耀百姓銷解

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章之弁李奇曰鹿皮冠

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

子都等黨眾滯多師上曰滯多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

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

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巨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

十取一練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巨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

巨不次之位言便宜者巨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

木字從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

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

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

名皆拜為理軍賜巨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

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嘗音嘗至塞下脅

將詣長安強立巨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

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

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橐街蠻夷館

所在也解在陳陽傳橐音工早反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

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為

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廢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

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巨風諫莽師古曰風讀曰

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巨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

畏天威不用詔命兇很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兇古貌字也兇很言其兇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

所見不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

伯印師古曰印者印之組歸故郡曰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警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警民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曰況忠言憂國進爵

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奔鄉里流亡老弱死道

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曰大車四馬建虎

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曰鐵箸食此皇天所曰輔新室也願陛

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

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曰視百蠻師古曰視音曰示鎮安天下博意欲曰

風莽音灼曰諷言口用得篡盜而謂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

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毋山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曰

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

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

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謂趨走而謹謹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

姓震懼道路曰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

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

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曰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論論責也音往厄反見音胡電反曰正于理

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

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

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

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當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當

應協於易弧矢之利曰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

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

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

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倉無見穀師古曰見穀謂見在也已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

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車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

壬午舖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禁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

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伏念一旬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十

臨國維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曰為公其後

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維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

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摯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

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曰皇后被疾臨且

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

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

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

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

得瑞已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褒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

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已禮義登陽上遷

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

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惟即位

呂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

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王莽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

陽王幾呂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

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滅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讀也音押出自樹立外

堂上師古曰樹堅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呂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斯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

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

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

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

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圃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

惟玉食予將新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

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

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

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

示且令萬世之後無呂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呂望

法度筭及吏民呂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壞徹城西

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

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

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愍云師古曰愍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

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

廟

廟九曰新都顯王威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

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析即今所謂櫨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瑠

文師古曰瑠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功費數百鉅

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呂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

大司空士王丹發覺呂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

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

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呂來常安六鄉

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乎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呂

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麻

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痛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

今復一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呂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

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

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

人為官奴婢師古曰人若今倖保者也太傅平晏死呂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

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衷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橐丸

器師古曰藉橐去蒲蒭也瓦器以瓦為食器又呂歷遺公卿師古曰呂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呂象刑赭幡污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為平化侯是

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

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之舍塾為池師古曰塾塾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呂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

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

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呂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

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

此語云中室即前
王法室及閣更中
室也時在去在外第
故云不保中室存
則李亦猶近也

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女師古曰情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音尋反白衣會臨喜已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鞞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已臨為太子有列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

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皐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已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已弃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編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已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皐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已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

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

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

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

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師古曰起言起者

如亂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

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

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

陽每一郡巨百萬數欲巨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

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巨鐵瑣琅

當其頸傳詣鍾官巨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鑲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

依其舊也秋芒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

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巨王況讖言荆楚當與李氏為輔欲厭之師古

日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參為大將軍楊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

聖代讖琴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莽巨為

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未出莽求其尸葬之

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巨招來其餘師古曰幾讀曰冀然無肯降者

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

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巨百二十

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

更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

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

人膺文師古曰鑄也音于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諸帝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

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擊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所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灑

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從此年壘之兵士於高廟寢

中屯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

居也瑤羽葆師古曰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載曰祕機四輪車服也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

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輓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輓車載重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

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曰八投服虔曰博亦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

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

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

候氣變曰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曰媮名位

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

使民弃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曰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

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已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

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曰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

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艷反初四方皆曰飢寒窮愁起為盜賊

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曾稱巨人從事三老祭

酒師古曰曾讀曰但言不為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諸而盡也闕音空穴反諸

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

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曰為誣罔因下書責七

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已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

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謂察親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

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賊曰曰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

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穴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連黨

百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八公其嚴敕卿大夫卒

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

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

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

十八百上四萬餘人授百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師古曰糜首也以未塗况自劾奏莽讓况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

兵也厥旱之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之軍典同科也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百書令况領青徐二州

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

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

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戈戰反曼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

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百救斷

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服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

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寢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

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

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百多之故也今

雒陽百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

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百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

百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

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

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諸使者百休息郡縣委任臣况百二州盜賊必平定

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

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

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巨五采毛為龍文衣者角

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

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巨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

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巨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

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

者繼空續乏巨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皆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巨所近

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

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首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

疑巨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災令腹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巨

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巨三年終

冬絕滅霸駁之橋欲巨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

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也音已力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巨施仁也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

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

長老歎曰是為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院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

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

今使東嶽大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

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巨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

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

安兆黎矣師古曰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

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通音竹

師古曰黎衆也

師古曰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薄與音同猶恐未

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師古曰薄與音同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戍之六年也孟康曰戍土也

莽所作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擢謂擢專其利而令它人書云言之

犯者得易不云虐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象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

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艾讀曰又又治也吝虐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吝者歎息之言是時下

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

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

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涓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

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元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

曰繼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人也黑色曰盧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人未央官

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講賞捕擊莽呂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為音一葉反

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

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飢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

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呂省費

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呂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

梁飣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

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廉丹王匡攻拔

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

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

廉丹呂為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

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鞞符節付匡

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

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謂發取也音

徒釣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訶諫師古曰忽謂忘也諫羣呼也音先到反為狂刃所害烏

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

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

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

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

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師古曰霸昌觀之殿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

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

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

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

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

筦之禁即位已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

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

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

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

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

賊且滅莽差已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已為助兵擊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

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忒志反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

莽亦心怪已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

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

不知為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

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巨萬

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

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

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鞞執弓鞬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

子所御帶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鞬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焉鞬音獨封皇后父謀為和平侯拜為寧

始將軍謀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

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

曰穀風即谷風辛丑巽之官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

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

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

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

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官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

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

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

胡虜逆輿泊南棘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匈奴單于名也泊及也若豆孟遷蠻犛之名也言伯升已

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

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

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師

曰措讀與管同音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

茲客反下亦放此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明告呂生

活丹青之信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

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呂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

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剗絕之矣

師古曰剗截也音子小反

遣七公幹士隗

躡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躡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

師古曰二縣之名也鄧音一扇反

莽聞之愈恐遣

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

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

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已遣邑多齎珍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

師古曰視讀曰示

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

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合巨二公縱兵圍昆陽

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師古曰亟急也

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

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

師古曰喋音牒

歌後舞顧不快邪

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過也闕不合也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已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

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鼓反

自將萬餘人

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

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鼓反

自將萬餘人

行陳

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

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

蜚瓦

師古曰蜚古飛字

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譁

師古曰譁音火故反

虎豹股栗

師古曰言戰懼甚

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

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

曰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已視羣臣

師古曰視讀曰示

命明學勇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

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櫪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

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官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曰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

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

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者酒師古曰者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海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官衛伊休

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曰全宗族不

者俱夷滅矣伊林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

星出迺可忠曰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曰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

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亦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

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薨輝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及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謙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

莽欲曰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曰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對音千以反盛曰竹器

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誑謀反未發覺

者收忠宗族曰醇醢毒藥尺白刃叢變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

皆自殺莽曰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

侯疊又曰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

散大夫後日殿中鈎盾士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感也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

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莽

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

議師古曰師古曰謂諭告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曰

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

欲傳邑曰天下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曰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

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宜飲酒曰鰓魚師古曰宜音但下非類此鰓海魚也音電

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

急宜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不愚曰毋使民復思也又曰

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甲水為助將軍右庚

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

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隗西之縣曰兄子隗躡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

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

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

屯鄠亭備武關師古曰鄠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

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

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

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巨厭之師古

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獸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曰求

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

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

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

旦夕哭為設餼粥師古曰殮古食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曰為郎至

五千餘人薨暉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曰虎為號號曰九虎將

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官中已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

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

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鬪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

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三萬餘人從闕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闕讀與

也所由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

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

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灑北渭口也聲音暉鄧曄開武關迎

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

曰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

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

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

姓櫟陽申暢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釐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釐屬右扶風釐讀與

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曰為

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

姓嚴名春師古曰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

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巴西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竝和師古曰眾羣行謹而自相和也和音乎臥反燒作室門斧敬法關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關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此語曰初是我服與均曰社謂云我事上下同服按地皇元年莽令即從官皆衣絳當姬漢家亦赤故其服獨止者澤餅也

官人婦女譏諱曰當奈何時莽紺衲服師古曰譏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也也衲純也純為紺服也衲音均又弋旬反帶璽鞞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天文即今之川拭者也音式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已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平薨暉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眾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

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

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

音子侯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

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切千段也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

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官乘其車服六日癸丑

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呂王憲得璽綬不輒上

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

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

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

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

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為侯大師王匡國將哀章降維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

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天

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

稱尊號尤茂降之呂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建發學詩

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呂徇史譙王延

王林王吳趙闕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

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

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

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官府藏完

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

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

十萬長安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

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言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

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

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

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曰成篡

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極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

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曰黃虞復出也迺始

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恣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音漫也毒流諸夏亂延

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曰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象

口愁貌也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

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曰立私

議莽誦六藝曰文姦言師古曰曰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炆龍絕

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擿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色

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擿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謂除曰待聖人也聖

之學者便謂擿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擿聲為蠅聲引詩匪雛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卷第六十九下

漢書

漢書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此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

乳之師古曰菅雲菅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菅中獸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

收之菅與夢同並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樺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莫風反又音莫鳳反

故名穀於樺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曰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秦

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師古曰遂以班爲姓始皇之末班壹避陸於樓煩

時曰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爲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

歲曰壽終故北方多曰壹爲字者師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爲懿非也壹生孺

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曰茂材爲長子

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土

此瞻公師古曰子文之門班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穀令尹子文之中公門班也

都尉者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健仔

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曰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反況生三子伯旂釋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

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

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統絳之

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水統之絳也師古曰統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

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

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并奉

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

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

恩者師古曰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郡中益施

師古曰弛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

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迺召屬縣

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首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

郡中震栗咸稱神明師古曰栗古栗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冢有詔太守都尉已下會師古曰同赴其所因召宗族各已親疎加恩施

散數百金北州已為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焉風所傷既至已

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秋俸而在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

后廢班健仔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為健仔而趙飛燕為皇

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師古曰眠古視字自大將

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

銀庫截至十月十二日止

實存庫平銀二百四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九兩零

正項實存銀二百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兩零
一百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五兩零
款銀五萬四千一百四十八兩零

四成洋稅庫平銀十九萬二千七百九兩零

邊防經費庫平銀五百五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兩零

以上統共實存銀八百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三兩零

另存分十月分新海防捐庫平銀八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兩

另存新海防捐庫平銀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兩

另存備買銅鉛庫平銀一百五十五萬九千六百三兩零

另存存銀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三兩零

小滿舉白服虔曰訖舉鴈告

與幄坐曰不醜者

起數目

曰書云

惡歸之

曰苟不

子殿之卿士
梅子也殷紂

雅所已

理言作詩之
遇不謂飲酒

久不見

起更衣因

此號云沈涵云
引滿舉白式
注符誤吳大康

班生今日復聞論善言也音黨方全一不小也音可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

表官名師古曰非官稱也

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

師古曰閒謂比日也

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曰輔聖德

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

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風丞相御史

師古曰風讀曰諷

奏富

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

尚未效

張晏曰謂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

富平侯及復來其能默序

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復來太后安能

默然不以為言

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

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

如淳曰兩師皆許商師丹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

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

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許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

賢良方正曰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

滿栢有餘白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釀者

浮以大白於是公乘談笑大噱師古曰笑字也噱噱笑聲也音其魯時乘輿幄坐

張畫屏風師古曰坐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曰伯新起數目

禮之師古曰日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書云

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所謂眾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上曰苟不

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曰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

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沈湎于酒用式號式譁大雅所曰

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譁俾書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書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

音火故反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放等不憚師古曰憚稍自引起更衣因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

表官各稱庭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師古曰問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曰輔聖德師古曰比類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奏富

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

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言班侍中富平侯及復來其能默序如序曰富平侯張

默然不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

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序曰兩師皆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

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

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許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

賢良方正曰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賢良方正曰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此號云沈湎之徒
引滿舉白式稱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每奏事師古曰每奏校書之事游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已選受詔進讀羣書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上器其能賜已祕

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自東平思王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

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游亦早卒有子

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

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穉獨

不敢答師古曰言其慎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

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游而弟畜穉師古曰事游如兄遇穉如弟游之卒也修總

麻賻賻甚厚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曰賻賻音附賻音芳鳳反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

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曰文教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穉無所

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

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遺言祥應而隱除災書而劾闓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

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

哀也師古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閱其家闓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

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

咎師古曰罹遭也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帝師安昌

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

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

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曰駮譏趙李亦無聞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間非也音居竟反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

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曰下莫不造

甲師古曰造至也音平到反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相生欲借其書

師古曰師古曰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相譚

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

於一壺則萬物不好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不絀聖人之罔師古曰絀讀與絀同聖人謂周孔也不齷齪君之餌應劭曰齷音六畜之畜師古曰餌古嗅字也餌謂爵祿君所曰故可貴也今吾子已

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

蹄處為躅師古曰躅音丈欲反

為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但欲以各自眩曜耳眩音州縣之縣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

勢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匍音蒲北反恐似此類故不進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

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眾招

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

連州郡小者據縣邑黜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辭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

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

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服反借音于夜反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

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援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

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

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

四方求民之莫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眾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

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倚之師古曰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虐既感蹶言又愍狂

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曰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

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泉千稷契咸佐唐虞古師

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上會歸唐管其處者為劉氏

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章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繁之業師古曰象古累字然

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

起也屈音其勿反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為適遭暴亂得奮其

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曰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也李音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本說也是也悲夫此世所曰多亂臣賊子者

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藜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藜儋石解在刪通

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

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

竊其權柄師古曰權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銀也伏於銀上而斬之也銀音竹林反又況么磨尚不及數子鄭氏曰磨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磨之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梳之

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案即薄體所謂枿也梳梁上短柱也案音節字亦或作節梳音之說反斗筭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師古曰斗筭言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音食也音速不勝

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家婦而世貧賤師古曰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呂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意欲反事成少

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呂寧王陵之母亦見項

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

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

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呂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

侯夫呂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此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

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

事虛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

王之分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叙高祖之德及班氏漢書叙目所稱引事皆具見本書不須更解以穢篇籍其有辭句隱互尋覽難知者用其釋焉浮汎之說蓋無取也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呂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

赴師古曰嚮望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

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晉書曰不止戚去八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

舉此高祖之大略所呂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

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

而多靈有異於眾是呂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呂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音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昧貪也外不量

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

之誅師古曰鈇音方子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覦音冀覦音踰距逐鹿之瞽說審神

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則福祚

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跽終不寤迺避陸於河西師古曰陸古地字

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每事皆與謀舉茂材為徐令曰病

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加不合師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學不

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謂年二十也

作幽通之賦曰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古凶性命遂明已之志其辭曰系高項之玄冑兮

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冑緒也言已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北方水位故稱玄中葉謂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繇凱風而蟬

蛻兮雄朔野曰颺聲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蛻音稅颺讀與揚同皇十

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也晉灼曰皇漢皇也

巨汨天而泯夏兮考邁愍曰行謠應劭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彪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固曰言其父也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師古曰言其父也

遭時濁亂曰道自安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

稱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故引曰為辭必濟師古曰獨善達能兼濟也濟合韻音于齊反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師古曰獨善達能兼濟也濟合韻音于齊反

曰眇眇細微也圯毀也固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人之跡無階路以自成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師古曰殉營也悼字

與建同建是也懷思也悼音于匪反靖潛處曰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

庶斯言之不玷師古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靜字也拾音其業反玷缺也更音工衡反鬼煒煒

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張晏曰幽人神

人也師古曰覲覲見也音迪推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師古曰撫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攀葛藟可以免於顛墜猶處時俗

者當據道義然後得用自立故設此喻託以夢也葛藟蔓也一說葛藟屬也葛之與藟皆有蔓焉撫音攬其字從手藟音力水反

物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孟康曰物昕早日也覺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師古曰物音忽昕音欣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曰

臆對應劭曰黃帝善占夢久遠無從得問準其識書以意求其象也賈誼曰識言其度應劭曰臆胸臆也師古曰對合韻音丁忽反曰乘高而選神兮

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選遇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曰

為綏應劭曰周南國風其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師古曰樛木下垂之木也綏安也樛音居虬反纍音力追反蓋惴惴之臨深

前漢一百七

兮乃二雅之所祇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小

既諄爾曰吉象兮又申之曰炯戒師古曰諄告也炯明也盍孟晉曰迨

群兮辰修忽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仕以及輩承

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孟康曰虛徐懷疑也張惟天墜之無窮兮

羶生民之晦在晉灼曰羶古鮮字也應劭曰晦無幾也師古曰墜古地紛屯亶與蹇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智者少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

延反連音上至寤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師古曰黎眾也言上聖之人猶遇紛

庶豈能豫禦之哉子於匡是也至於衆昔衛叔之御昆今昆為寇而喪予孟康曰御迎也昆兒也衛

相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師古曰詭違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

惠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臬取弔于道吉兮王膺庶於所感應劭曰栗

有子而以始見廢王宣帝王健仔也以無子為憂而以謹教得母元帝也師古口道古攸字也攸亦所也畔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

倚伏師古曰畔亂貌也回穴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無故亡入

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伏倚音於綺反單治裏而外周兮張修禠而內逼應劭曰單單豹也靜居其所

張張毅也外修恭敬斯徒馬圍皆與九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師古曰禠表也單音善禠音布各反吹中龢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

得師古曰吹古聿字也龢古和字也單曰也曰中和之道可以庶溺招路曰從已兮謂

孔氏猶未可安怕怕而不能兮卒隕身虜世既師古曰溺架溺也路于

路也論語稱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怕怕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言天下皆亂汝將用誰

乃遇崩潰之亂身死敵也怕音士高反葩音扶味反字本作勝其音同游聖門而靡救

兮顧覆醢其何補師古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

為覆醢無所補益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侍側閔如也

其死然又稱子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

盜賊言子路稟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為於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音胡浪反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師古曰柢本也彙盛也靈善也言草木本

功德則胤緒亦蕃昌也祇音恐同竊之責景兮慶未得其已師古曰慶發語辭讀與羌同已止也

丁計反茂合韻音莫口反莊子云因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已止也又有待而然賦言景之行止皆隨於形草木枝葉各稟根柢人之餘慶資以積善亦猶此也

淳耀于高辛兮芊彊大於南汜應劭曰黎楚之先也醇美也高辛帝嚳之號羊楚姓汜崖也師古曰言黎在高辛之時為火正有美

光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汜江水之別也音祀邵南之詩曰江有汜羊音弭嬴取威於百儀兮美本支虐三正

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止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

今叩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東山虐而殲仁兮王

合位虐三五應劭曰東山紂也殲蓋也王武王也欲合五位三所即國語歲日月星辰之所

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杓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項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龍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配也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配后稷所經緯也

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孟康曰伯管文公也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為龍酉為虎也師古曰戊女驪戎之

女謂驪姬也烈酷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言發還師曰成性兮重醉行而自

文公霸諸侯也徂往也言以龍往出以驪歸入也耦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公名

也耦合也又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

震鱗祭于夏庭兮市三

正而滅周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鱗沫也師古曰謂褒姒也巽羽化于宣宮

今彌五辟而成災應劭曰易巽為雞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路於殿中雌雞化為雉元后統政之祥也至平帝歷五世而王莽篡位道悠長

而世短兮負冥默而不周劉德曰冥遠也周至也胥仍物而鬼詆兮迺窮

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冥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由能往媯巢姜於孺

筮今日算祀于挈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厲公使周史卜得居有齊國之卦也季奇曰算筮也祀年也周公卜居

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師古曰挈刻也詩大雅縣縣之篇曰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

於銘謠應劭曰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鱗旒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

野并定公名宋即位而驕衛靈公懼地得石棹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諡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妣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許負相周

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師古曰鞠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師古曰大道混壹歸於自然人所趨雖有流別本則同耳神先心已定命兮命隨行已消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羅罟而羸縮師古曰幹轉也言人

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於困厄各隨其所逢以致羸虧也

二樂同於一體今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大夫樂書書于厲

子盈書賢而覆厲師古曰樂書樂武子也厲樂栢子也盈樂懷子也春秋左氏傳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氏太虐以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氏太虐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厲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為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樂氏也

洞參差其紛錯今斯眾兆之所惑師古曰眾兆兆也周賈盪而貢

憤兮齊死生與既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賈感也憤亂也放盪惑亂死生禍福之正也抗爽言曰矯情兮信

畏犧而忌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為犧牛賈誼惡忌服鳥也師古曰抗舉也爽也所貴聖人

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誼斷之斷音丁喚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

而不避師古曰言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避也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輔德

而無累師古曰孔其也輔輕也言守其甚約執心不貳舉德至輕無所累感斯為三仁姝

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

偃息曰蕃魏兮申重繭曰存荆師古曰不段于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間未嘗不軾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是

禮國人稱人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荆即楚也繭足下傷起如繭也楚昭王時吳師入

鄧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曾繭重賦立於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

吳師昭王反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為君耳非為身也逃不受賞紀焚躬曰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

也脫漢王於難而為項羽所燒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

侯少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侯發語辭也爾雅曰伊惟侯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程正也言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亦猶蘭蕙松栢各有本性馨烈材幹並擅

貞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為正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

觀天罔之絃覆兮實斐謀而相順應劭曰斐輔也謀誠也相助也師古曰尚書大誥曰天棗謀解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蒸人其命匪

誥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賦言天道惟誠是輔

助信劉德曰公近也師古曰謨謀也繇道也必古鄰宇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謨

道有德者必有同志所依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謨音摹又音莫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虞書舜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云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于歲也

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視明禮修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為褒成及紹嘉公保殷後為二代之客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後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眄也楚王使由基

此瞻云謂死而不朽
不意其老壽壽可以
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此瞻云此交更簡
子之三使不徒以詞
勝則起人主矣

操弓而晒之猿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季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師古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況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於後石況立身

種德親耽大道登孔顯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應劭曰顯太顯也孔子也群龍喻群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

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觀見也遺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觀大道而夕死可也師古曰形已尚可遺忘况外物者哉誼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若胤

彭而偕老兮訴來哲曰通情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聘也言有繼續彭祖之志升躡老聘之跡者則可與言至道而通情也亂曰

天造少昧立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師古曰易屯卦彖辭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心弘

道惟賢聖兮應劭曰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天地之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渾音胡昆反憂傷天物黍莫痛兮晉灼曰黍沒也言死莫痛於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黍辱也言不達性命自取憂傷為物

所天既辱且痛莫過於此昊爾太素曷渝色兮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為太素何有變渝者哉師古曰渝音踰尚粵其

幾淪神域兮應劭曰尚上也粵於也易曰知幾其幾也師古曰尚庶幾也願也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

志於博學巨著述為業或譏巨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曰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巨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

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巨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孔安之意也

席不煖墨突不黔師古曰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

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

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善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響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晉灼曰響也言目厭見其文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孟說是也響音莫限反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師古曰攄申也滄停水也塗泥也徒樂枕經籍書

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虛宇宙之外

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已年歲如淳曰恒音巨竟之巨師古曰宇宙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恒音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讎也師古曰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賈音古又音工暇反

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師古曰濤音大波曰濤擄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師古曰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

亦優虛主人迫爾而咲曰師古曰迫古攸字也攸咲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

華聞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

南隅謂之與師古曰突與室中之二隅也熒燭熒熒小

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應劭曰七雄秦反六國也師古曰虓音呼交反鬪音呼敢反

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師古曰颺音與揚同其餘焱飛

景附煜雪其閒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焱疾風也煜雪光貌也煜音于及反雪音旨下甲反煜又音育當此之時

擗杼摩鈍鈔乃皆能壹師古曰擗按也音女杼反杼音丁煥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

金虞卿曰顧眄而捫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圍燕將係於聊城魯連係於

新垣衍使不辱秦為帝秦時圍邯鄲為却五十里趙遂曰安趙王曰千金為魯連壽不受魏齊為

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怒其窮於是解相印閒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李奇曰

蹶音蹶又音其月反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擿而不可聽者

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擿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動應眾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擿非正之聲也

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從音于庸反亡命

漂說羈旅騁辭師古曰漂浮也音匹遙反商鞅挾三術呂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應劭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也師古曰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師古曰履

據微乘邪已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而迎之時也朝為榮

華夕而焦瘁師古曰焦音在消反瘁與悴同福不盈眦既益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

且曰自悔汎吉士而是賴虐師古曰汎音利也且功不可已虛成名不可已偽

立韓設辯已徼君呂行詐已賈國師古曰賈音市說難既齒其身迺囚秦

貨既貴厥宗亦隧應劭曰齒音齒豪之齒西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効千金於

秦立子楚為王封丁萬戶侯以陰事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

貨既貴厥宗亦隧應劭曰齒音齒豪之齒西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効千金於

秦立子楚為王封丁萬戶侯以陰事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

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

氣張晏曰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師古曰浩然純壹之氣也彼豈樂為迂濶哉

違不可曰貳也師古曰迂也音干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艾荒師古曰洒音所蟹反汎也汎音信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容也讀與舍同是曰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稟印太和枝附葉著師古曰印讀曰仰著音直略反譬猶

少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師古曰殖生也長也毓與育同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

落師古曰苓與寒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墜今子處皇

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師古曰覩見也音徒歷反欲從旄敦而度高虜泰山

懷沈濫而測深虜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

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虜主人曰何為其然也

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亦謀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傅說也解紀在前望謂太公望即呂尚也釣於渭水文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公邳折鄭氏曰邳達

皆族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曰興鄭氏

言大玄師古曰玄大也深也皆及昔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與應劭曰壺謂之闡

婆娑虜術藝之場休息虜篇籍之囿曰全其質而發其文用

納虜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與讀曰歟若迺夷抗行於首陽

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

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古地字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

復麟也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曰恭腴肥也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明神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師古曰蚌蛤平項反蛤字也音合反蘇氏之璧韞於

荆石師古曰蘇古和字也韞亦韞也音於粉反隨侯之珠藏於蚌蛤師古曰蚌蛤平項反蛤字也音合反歷世莫

眠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汗

魚龜媒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汗停水也媒謂侮狎之也潢音黃汗音烏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踈顛蒼也師古曰踈以足踈持也顛顛天也元氣顯汗故曰顛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踈音戔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皆聞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師古曰時間有時而聞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

目者也師古曰細視也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與公輸氏為二人也皆有巧藝也古樂府云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惟專也一曰競也惟音節

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相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孟康曰研古之善計也桑桑弘羊也師古曰和秦醫和也鵠扁鵲也研計研也一號計倪亦曰計然眼尾也

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又...七十七

要川屯鳳節
氏庫回南南

漢書一百

叙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曰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為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纂與撰同輯與集同曰

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是也為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其叙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曰

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叙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此勝云謂陳勝項
梁首難逐並起
公秦也師古注勝
祖病楚之因逐
甚矣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

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

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

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

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呂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巨躬帥下呂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張

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我德如風民應如少師古曰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述文紀第四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敝克伐七國王室呂定匪

急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即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曄盛貌也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

厥作伊何百蠻是攘師古曰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恢廣也

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

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叡實聰如淳曰壽音翰應臯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鄧展曰夤敬也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

柔遠能邇燁燿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柔

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謂白龍堆荒服沙幕也師古曰龍不顯祖烈尚

反句奴祭天龍城非謂白龍堆也朔北方也

此瞻云朱雲事在成帝時注誤

此瞻云徒修其儀類則其德可知也

於有成

師古曰不大也烈業也

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

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叙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

賓禮

故老優繇亮直

師古曰故老謂首出辭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繇讀與由同

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

宮不衛山陵不邑

張晏曰不從民著縣也

闢尹之器穢我明德

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

宦人為闢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

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志趙朝政在王

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趙皇后及昭儀也

述成

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摯威神

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念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摯持其威神也摯執取也其手從手

彫落洪支

底剝鼎臣

服虔曰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剝刑也師古曰剝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握服言

述哀紀第十一

婉變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

屋下失其義也

應劭曰以董賢為二公乃欲其成天功也易大過卦棟桡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桡而凶也師古曰婉變美貌亮助也尚書舜典曰黃亮天功故引之也橈曲也音女教反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

師古曰造成也遭家業不成周頌曰天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

自號寧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忠也

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師古曰茂合韻音莫口反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

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

述高惠高

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

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

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

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朝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

宰相外戚

昭躋見戒

張晏曰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廸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廸至也狝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狝音羅狝之狝師古曰狝音才戶反謂大略也

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如蛛網細度量權衡歷算

道出師古曰道古倣字也倣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壹彼壹此庶研

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具引其文先

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涵涵紛紛師古曰言上風

既流下人則化也涵涵流移略存大綱曰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

也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干豫反浩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除肉刑也

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

呂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

推引也揚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音居學反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季季

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四時瞻前顧後正

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

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晒反縣古懸字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

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各徵也降應王政景曰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

象形二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二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末也放失也紛亂也

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

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庖犧也通古攸字

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

五行志第七

坤作陸執高下九則

張晏曰易曰地執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陸古地字易象曰地執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謂地形也

曰地之肥瘠

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

師古曰變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

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晉灼曰剗音剗剗之剗師古曰音初限反

略表山川彰其

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

師古曰四載解在溝洫志

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

南涯

服虔曰河竭而尚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

自茲距漢北亡八支

服虔曰本有九河今

塞餘有一也

文墜棗野武作瓠歌

服虔曰墜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悼功不成而作歌

成有平年

後遂滂沱

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

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虞義畫卦書契後作

師古曰虞讀與伏同

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

正樂

師古曰纂與撰同

彖系大易因史立法

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

六學既登遭世罔弘

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道也

群言紛亂諸子相騰

師古曰騰馳也

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

司籍九流已別

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

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

述藝

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

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

勝廣燹

起梁籍扇烈

師古曰飛火曰燹扇熾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燹音必遙反

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

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

應劭曰遂逃也師古曰遂古避字也拊翼以難為喻言知將日則鼓

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

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枯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

擊其翼而鳴也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

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暫貴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橫雖雄

材伏于海鳴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

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宥從者故曰過之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二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主也雲起龍

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縮自同

閉鎮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杆盧縮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閉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閉闕舊通語耳非專楚也德薄位尊非胙惟

殃吳克忠信胤嗣廼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廡從旅為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廡無幾也師古曰澤王琅

邪權激諸呂渾之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法制也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

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述荆燕吳傳第五

用上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為辭

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今場今鄆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辭也戊實淫缺平陸廼紹師古曰楚王戊為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遂與吳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之後也

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

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訕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布曰會

可斬也時議臣皆恐師古曰信讀曰申藥公奐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

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青黃藥布為生立社述季布藥布

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

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

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存城陽菑川武帝乃割歸菑環悼惠王家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

嫡適趙趙景王臣漢社稷師古曰趙趙武貌音糾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鎮守關中足食

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

東不變 改也 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

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惟始圖折武關解脫鴻門師古曰圖折武

武關說今為疑兵又昭秦將推齊銷印岐致越信師古曰岐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

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師古曰擾

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師古曰安國廷爭致仕

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

十

舞陽鼓刁滕公殿騶師古曰鼓刁賴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

天衢師古曰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

犯上千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廣阿之廩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教也吏

傷主吏也師古曰廩亦勤字也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實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塞塞帝臣匪躬之故

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曰張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曰文李奇曰作新語也

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

或慙或謀觀國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慙或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本傳作朱劉終書其賜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曰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師

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荆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師

曰言五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叙言江充息夫躬

之惡引以
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高祖以見識校也爾雅云還遇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
師古曰詩周南蟋蟀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分論語稱孔

宜爾子孫天天伸伸
師古曰詩周南蟋蟀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分論語稱孔

慶社于齊不言動民
師古曰詩周南蟋蟀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分論語稱孔

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師古曰詩周南蟋蟀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分論語稱孔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
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懷折亡嗣孝乃尊光

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霽牛既告妖
師古曰霽霽霽也音帝庸親親厥國五分

帝庸親親厥國五分
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

德不堪寵四支不傳
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

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
師古曰矯矯高舉

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
師古曰矯矯高舉

三代是據建設藩屏曰強守圉
師古曰圉合韻音御

吳楚合從賴誼之慮
師古曰圉合韻音御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
師古曰爰盜字絲此加子

監轡正席顯陳成敗
師古曰

錯之瑣材智小謀大
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發機先寇受害
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

述爰盜朝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

釋之典刑國憲已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
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贖正直武帝不

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
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贖正直武帝不

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贖正直武帝不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自下摩上惟德之隅
師古曰

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師古曰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
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師古曰

用成

師古曰擬謂柔

安國壯趾王恢兵首

孟康曰易壯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為丞相

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

彼若天命此近人咎

壯傷也趾足也直謂憶車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

述實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魯恭館室江都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

師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

魯恭館室江都

諛輕

師古曰諛謂輕狡也音初教反

趙敬險諛中山淫營

師古曰諛辯也一曰佞也長沙寂漠

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

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四國絕

祀河閒賢明

李奇曰臨江哀王闕臨

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

三王傳第二一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

師古曰北隣謂匈奴也

躬戰七十遂死

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

師古曰忝辱也

蘇武信節不

詘王命

師古曰信讀曰申

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薄伐獫狁恢我朔邊

師古曰恢廣也

戎車七

長平栢栢上將之元

師古曰栢栢武貌也元首也

薄伐獫狁恢我朔邊

征衝輶閑閑

鄧展曰輶兵車名也師古曰輶音彭

合圍單于北登闕顏票騎冠軍彘勇紛

紘

師古曰如彘之勇紛紘然盛也

長驅六舉電擊雷震

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

飲馬翰海封

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張晏曰置郡至祁連山

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

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

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

屬書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師古曰讜善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讜音黨

述董仲舒傳第

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

師古曰寓寄也風讀曰諷

多識博物有可

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師古曰蔚文綵盛也音鬱

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

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金馬門也

既登爵位祿賜頤賢

師古曰頤養也謂引

招賢人而養之

布余疎食用儉飭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較同

卜式耕牧曰求其志忠寤明君

迺爵迺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

師古曰疊疊勉也

借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

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盱忘食師古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

叙言張湯見愛於武帝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師古曰詩鄘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叙言子孺亦有之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

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言異其本類述杜周傳第二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殺之以其血塗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耳非塗

也之血致死為福每生作甌師古曰每貪也張騫致死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

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已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

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叙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幽而發憤迺思迺精

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師古曰孔明也述司馬遷傳第三

十一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嗣合韻音祚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

短命昏賀失據戾圉不幸宣承天序師古曰序合部音似豫反述武五子傳第三十

三 六世耽耽其欲泚泚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泚泚耽耽威視之貌也泚泚欲利之貌也耽音丁合反泚音滌今易泚

字作文武方作是庸四克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開四方也助偃淮南數子之德

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也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

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瞻辭談諧倡優師古曰談音恢譏死扞偃正諫舉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懷肉汙殿

施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師古曰公孫賀妻衛皇后姊故云內寵也千秋時發宜春舊仕張晏曰千秋

發言值時也師古曰宜春侯王訢也敞義依霍庶幾如淳曰若此人等無益於治可為庶幾而巳也師古曰敞楊敞義蔡義私惟政

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

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廼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傲近其

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雲以上蓋狂狷耳云敬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述楊胡朱梅云傳

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蓋美子張儀形盛也故引之擁毓孝昭末命導揚

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蔽之稔疾狄孛虔恭忠信師古曰

奕世載德賤于子孫師古曰賤延也音弋政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音蒲河反巨不濟可

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

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師古曰三哲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救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

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闐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為辭霍不婚遠遁致仕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

考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宜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彭宣三人不苟于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贊曰辭廣德係懸車之榮乎當遠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有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僻平彭傳第

四十一

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曰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

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遭暴亂世好以和順遯去不難其害也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是仍類也漢之宗廟叔孫是

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造迭毀之義也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慕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慕

述章賢傳第四十三大也謂憲章之大者故廣載之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鄒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博陽不

代舍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氏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著卦之德兼神知也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言欲深致神明學微術昧或見

仿佛疑殆匪闕違眾迂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叙言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

四十五術士不闕疑始故遭禍難也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

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

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辨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述也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尊實赴赴邦家之彥師古曰赴赴材勁貌也音糾章死非臯士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繫是也音易笑反皆陷狂狷不典

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曰生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述

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隆諫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持官守也寶曲定陵並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繞定陵侯淳于長也音灼曰灼曰何並斬侍中王林卿奴是立志也述

長倩慎慎覲霍不舉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而見霍光故不得大官也慎音弋於反遇宣迺拔傳元

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昊天疾威不慮不圖也慮思也圖謀也言幽王見天之威不思謀也此叙言望之思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謀不詳卒為石顯及許史所顯躓也躓音竹二反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遽蔭幾陷大理師古曰遽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此瞻公有志志不挽於鍾廷尉鍾威不入國卒收之非美寶之言及杜穉季而氣亦索也

此瞻云見蹟非石題史高身符字乃不陸投勤之區或幸矣字信焉

此瞻云見蹟非石題史高身符字乃不陸投勤之區或幸矣字信焉

此瞻云見蹟非石題史高身符字乃不陸投勤之區或幸矣字信焉

此瞻云見蹟非石題史高身符字乃不陸投勤之區或幸矣字信焉

此瞻云見蹟非石題史高身符字乃不陸投勤之區或幸矣字信焉

此語之馮昭儀傳注
中言平帝幼被毒
病不祥楚王晉也注
非

也言淮陽憲王舅張博為詔辭幾陷王
於大罪也漢書音渠除幾音鉅依反
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青中山

凶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昭而不穆

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師古曰

樂安懷懷古之文學師古曰懷懷盛貌也音弋民具爾瞻困于一司師古曰

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為不善乎深責之也
此叙言匡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為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
日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

衡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
安昌貨殖朱雲作媿晉灼曰媿醜也師古曰朱雲

衡音歌合韻
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師古曰疚病也孔光後更曲述匡張孔馬傳

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邶柏舟曰遘閔既多受

甚眾也此叙言王商深為王鳳所排陷也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

因用濟身師古曰言傳喜不阿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

少也音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勿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

先踐反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述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飛而且鳴喻居非其位聲過其實也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

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述霍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窺占術述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師古曰

輟止也纂與撰同言止不復作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潛于篇籍曰

章厥身師古曰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積穢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積穢廢惡之貌言無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

親也猶音穢又音九承反

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叙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已為辭也泯泯群

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眾也言羣眾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

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拮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拮克強圉強梁禦善也拮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為虐於下也拮音平侯反報虐已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已威言哀矜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為虐者已威而誅絕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賈之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為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賤之人也故引之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詐詐極也偪上并下荒

殖其貨師古曰荒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合韻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

作惠師古曰矧況也齊人齊等之人也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述游俠

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而惡之也此敘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

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卻也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宗幽幽王居宗周也戎敗我驪遂亡

鄠郛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

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怒土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宣

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

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皆恃其

愛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

咀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

西戎卽序夏后是表

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叙以爲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周穆觀兵荒服不

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大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

誅大宛

鄭氏曰驛驛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驛驛駉馬

姁姁公

主廼女烏孫

孟康曰姁音題姁姁揚揚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姁音上支反姁姁好貌也魏詩烏孫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配烏孫也

使命廼通條支之瀕

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

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

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

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終始不一也

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碌魏

宗文產德

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下魏豹聞負言不與漢遂禽而死也師古曰碌古陸字

竇后違意考盤于代

而不終

師古曰不終不終也

鉤心憂傷孝昭呂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

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禡禮將征

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禡音莫蝦反

史娣王

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

履尊三世

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曰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

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

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

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爲傳氏所陷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爲王莽所滅

惠張景薄武

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

師古曰乍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

怨咎若茲如何不恪

師古曰恪敬也

述外戚傳第六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

師古曰言成帝貪自

陽平

作威誅加卿宰

師古曰謂王商及王章也

成都煌煌假無明光

師古曰煌煌熾貌

曲陽敵敵亦

朱其堂

師古曰敵敵氣盛也音許驕反

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

張晏曰桀名

偽稽黃虞繆稱

典文

師古曰稽考也

衆怨神怒惡復誅臻

張晏曰復周也臻至也十二歲歲星一復莽稱帝

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復音扶目反

此卷三總督三字

凡漢書叙帝皇張晏曰十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

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闡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闡元始以來及星辰度數謂律歷志分

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

六經綴道綱張晏曰藝文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也西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合

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數也汎而言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

所說也述叙傳第七十

叙傳



